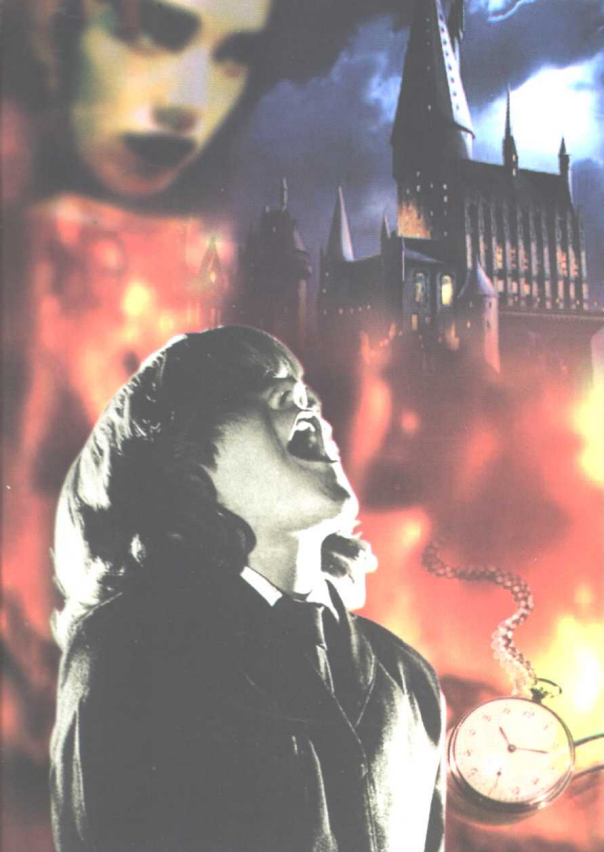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半个多世纪，全球销量已超过五亿册。
钱德勒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，畅销世界。

小妹妹

The Little Sister

硬汉私家侦探小说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Raymond Chandler
宋思 译



我是马洛，有那么点坏，又有那么点正义，还有许多无奈和幽默，更有使不完的智慧。但愿你们喜欢我，就像你们喜欢福尔摩斯一样。

群众出版社



小妹妹

The Little Sister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
Raymond Chandler

宋 思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妹妹/[美] 钱德勒著; 宋思译. -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1

(硬汉私家侦探小说)

ISBN 7-5014-2621-X

I. 小… II. ①钱…②宋… III. 侦探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8344 号

图字登记 01-2001-4668

小妹妹

著 者: 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

译 者: 宋 思

责任编辑: 萧晓红

封面设计: 老 邦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13 千字

印 张: 9.625 插页: 2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2621-X/I·1078

印 数: 00001-10000 册

定 价: 1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硬汉私家

侦探小说

1

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嵌板上，印着几个已经斑驳陆离的黑漆字：“菲利普·马洛……侦探所。”这扇敝败的门位于大楼一条同样敝旧的走廊尽头，这幢大楼是在居室文明主要由瓷砖浴室体现的年代里建成的，所以这门和走廊的破旧，也就显得合乎情理了。

门是锁着的。但紧挨着它还有一扇门，印着同样的字，没有上锁。进来吧——屋里除了我和一只绿头苍蝇，别的什么也没有了。不过，你要是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来，那就免进了。

早春，雾季尚未来临。加利福尼亚的清晨，看上去就如夏日般的清澈、明朗。雨季已经过去，山岗上已是绿意融融，但从横贯好莱坞山脉的峡谷往上看去，高山上仍是积雪皑皑。

皮货商店正在为一年一度的生意大作广告。专门备有十六岁处女的电话妓院^①生意兴隆。贝弗利山的蓝花楹正含苞待放。

我蹑手蹑脚地跟那只绿头苍蝇周旋五分钟了，专等它停下来。可它就是不愿意，它只想在空中翻筋斗，哼唱《丑角》^②

① 美国一种通过电话招揽生意的妓院。

② 意大利著名音乐家鲁基罗·李昂卡瓦多作曲和编剧的一个两幕话剧。它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马戏团领班发现妻子企图与情夫私奔，就将他们杀死了。

的前奏。我举着苍蝇拍子，平稳地等在半空中，严阵以待。

一道阳光照在写字台角上，留下一块明亮的光斑。我知道这只绿头苍蝇迟早会光临这块光斑的。可是，当它真在那儿停下时，我却没有立刻发现。嗡嗡声一停，它就落在那儿了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

我耐着性子缓慢地伸出左手，一点一点地向电话机移动。然后，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话筒，对着它悄声说：“请稍等一会。”

我把话筒轻轻地搁在那本棕褐色的记事本上。那绿头苍蝇依旧停在原处，绿莹莹地发着亮光，浑身充溢着罪孽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然后拍了下去。重击之下，它的残骸飞越了足有半间屋子，最后落在地毯上。我走过去，捏住它那漂亮的翅膀，捡起来丢进了废纸篓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我对着话筒说。

“你是侦探马洛先生吗？”一个像是小姑娘的声音，细弱而又有些急促。

我回答说我就是侦探马洛先生。

“你怎么收费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你想要我做什么？”

那个声音显得更尖了，“电话里不太说得清楚，这是——这是绝对秘密的。我得先仔细想一想，以免去你办公室浪费时间——”

“一天四十，外加必要的开销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按定价一次收费。”

“实在太贵了。”那细弱的声音说，“哦，说不定得要好几百呢。可我的工资很低，而且——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哦，我在一家药店里。就在你办公的那幢大楼隔壁。”

“你本来可以省下来五分钱电话费的，因为这里的电梯是免费的。”

“我——我没太听清楚。”

我又把刚才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“上来一趟吧，我们当面谈谈。”我接着说道，“只要你的麻烦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，我就能给你出个好主意——”

“我必须对你多一些了解。”那个细弱的声音很坚决地说，“事情非常微妙，绝对隐秘。我可不能随便对什么人都说。”

“要是这么微妙的话，”我说，“你也许该去找个女侦探来帮你。”

“天哪！我并不知道有女侦探的呀。”一阵沉默，“不过，我想女侦探是根本不管用的。你听我说，马洛先生。奥林曾经住在一个糟糕透了的地方，至少我认为它糟糕透了。那个旅店经理实在让人讨厌，他浑身散发着酒臭味。你喝酒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哦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——”

“我想我是不会乐意雇一个喝酒的侦探的，不管他以什么方式喝酒，我甚至连抽烟都反对。”

“那，要是我剥过橘子，有关系吗？”

我马上就听到了电话那头远远传来的尖利的吸气声。“最起码的，你应该学会说话像个正人君子。”她说。

“你最好到‘大学俱乐部’去试试。”我对她说，“我听说那儿还剩着一对正人君子。不过，我说不准他们会不会听你摆

The Little Sister

布。”我挂断了电话。

我这一着是走对了，但我做得不够彻底。我本该锁起房门，躲到写字台下边去才好。

2

五分钟后，我当做会客室的那半间办公室想起了一阵门铃声。我听到门又重新关上了，然后再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了。隔开我办公室和外屋的那扇门半开着。我注意地听了听，断定有人往那间并非办公室的屋子望了一眼，没有进门就转身走开了。

接着，传来轻轻的敲击木头的声音，然后，又响起了出于同样目的的、想要引起人注意的咳嗽声。我把脚从写字台上挪下来，站起身往外一看，来的正是她。

不用她开口，我就能知道她是谁。要说世界上谁最不像麦克白^①夫人，那就非她莫属了。

这是个娇小、匀称、模样儿纤柔的姑娘，长着齐整、光滑的棕色头发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。身上的棕色衣服是定做的，肩上挂着一只样式别扭的方形坤包，这种包容易让人想起救护伤员的女护士。她那柔滑的棕色的头发上，扣着一顶太早从她母亲那儿继承来的帽子。她没有涂脂粉，没有使口红，也没有戴珠宝首饰。那副无框眼镜使它看上去像个图书管理员。

“哪有像你这样跟人通话的？”她嘴不饶人地说，“你真不

① 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，他阴险、狡诈。

害臊！”

“我只是自尊心太强了，做不出害臊的样子。”我说，“进来吧。”我用手支着门，然后又端来椅子请她坐下。

她坐下，臀部只占了椅子边上约莫两英寸的地方。“要是你对朱格史密斯医生的病人这样说话的话，”她说，“我会砸了饭碗的。他特别讲究我跟病人说话的态度——哪怕是那些喜欢挑剔的病人。”

“这位老兄近来怎么样？自从那次我从车库屋顶上掉下来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”她显得很惊诧，而且一本正经，“噢，我敢肯定，你一定不认识朱格史密斯医生。”她那几乎没有血色的舌尖从双唇间伸出来，偷偷摸摸地搜索了一番，一无所获。

“我认识一个叫乔治·朱格史密斯的医生。”我说，“是圣罗莎的。”

“啊，不对。我说的是阿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，住在曼哈顿。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你知道，不是纽约市的曼哈顿。”

“一定是另一个朱格史密斯医生了。”我说，“那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肯定要不要告诉你。”

“光看货不买货，是吧？”

“我想你是说对了。如果我非得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一个素昧平生的人，那我应该有权利知道，他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人。”

“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是一个乖巧的小滑头。”

无框眼镜后面那双眼睛闪闪发亮了，“我希望没有。”

我伸手取过烟斗，开始装烟丝。“‘希望’这个词儿用得

准确。”我说，“别戴这顶帽子了。去给自己找一副样式美观些的花边眼镜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全部斜光的东方式的——”

“这样的事情朱格史密斯医生肯定不会允许的。”她说，语气急遽。然后又问道，“你真的这样想吗？”说完，她脸上微微泛起一层红晕。

我用火柴点燃烟斗。将烟雾朝写字台对面喷去，她身子往后缩了一下。

“你雇我，”我说，“算你找对人了。我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。你要是准备找外行来办这件事，那就是傻透了。我把电话挂断了，可你还是上我这儿来了，对吗？这说明你需要帮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碰上什么麻烦了？”

她只是放直了眼神瞪着我。

“瞧。”我说，“你是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来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在《世界年鉴》上看到了。那是一个离托皮卡^①不远的小镇，人口一万二左右。你在阿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手下工作。你正在寻找一个叫奥林的人。曼哈顿是个小镇，毫无疑问。堪萨斯州只有六七个地方不是小镇。你的底细我已经知道得不少了，够我弄清你的全部家庭历史了。”

“可你为什么非得知道这些呢？”

“我吗？”我说，“不是我要知道。跟我翻老皇历的人太多了，我都讨厌死了。我成天坐在这里，只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。我不想干活，我什么也不想要。”

“你这个人太啰嗦。”

“对。”我说，“我是太啰嗦。孤单的人总是话多，不是太啰

① 美国堪萨斯州首府，位于堪萨斯河岸。

嗦就是一声不吭。咱们该着手办正经事儿了吧？你这副尊容不像是来找私人侦探的，特别是你不认识的私人侦探。”

“这我明白。”她不慌不忙地说，“奥林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暴跳如雷。妈妈也会大发雷霆的。我只是在电话簿上随便挑中了你的名字——”

“凭什么选我？”我问道，“是闭着眼睛还是睁着眼睛？”

她大睁着眼睛瞪了我一会，好像我是个什么怪物似的。“七加十三。”她神色镇定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马洛是七个字母。”她说，“菲利普·马洛是十三个字母。七个加上十三个——”

“那你叫什么呢？”我几乎咆哮起来了。

“奥法梅·奎斯特。”她眯缝着眼睛，好像要掉眼泪了。她一口气给我拼读了她的名字。

“我跟妈妈住在一起。”她继续说道。此刻，她的语速加快了，就像占用我的时间会要她付钱似的。”

“我爸爸四年前死了，他是个医生。我哥哥奥林开始也想当外科医生，可他学了两年医学就改学工程了。一年前，奥林到海湾城^①的西加航空公司去工作。其实，他是用不着去的。他在威契塔^②有个很好的行当可以去做。我猜想他只是有些想到加利福尼亚来。人人都想来。”

“差不多人人都想来。”我说，“如果你想戴那种无边眼睛的话，你起码应该不要辜负了它才好。”

① 美国密执安州东部一城。

② 美国堪萨斯南部一城，位于阿肯色河岸。

她格格地笑了起来,然后用手指尖在写字台上划了一道,压低了眼神瞧着。“你是指那种会让人看上去有些像东方人的斜光眼镜儿?”

“嗯—哼。现在谈谈奥林吧。咱们已经说到他来加利福尼亚了,咱们已经说到他去海湾城了。咱们应该怎么帮他呢?”

她想了一会,皱了皱眉头。接着,又打量了一下我的脸,好像在私底下盘算什么。然后她的话冷不丁地冒了出来:“奥林决不会不按时给我们写信的。但最近半年来,他只给妈妈写过两封,给我写过三封。最后那封信是几个月以前收到的。妈妈和我都很担心,所以休息的时候,我去看了他一趟。他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。”

她停了一下,“你不准备记点笔记吗?”她问。

我哼了一声。

“我以为侦探总要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点什么的。”

“我给你提醒台词,”我说,“你只管说你的。你休息的时候,去看了他一趟,后来呢?”

“我走之前给奥林写了信,告诉他我要去,可是没有接到回信。然后我从盐湖城^①给他发了个电报,同样没有回音。我没办法,只好去他住的地方。路途遥远,我是坐公共汽车去的。具体地点是海湾城爱达荷街 449 号。”

她又停了一下,然后把那个地址重新说了一遍。我仍然没把它记在本子上。我只是坐在那儿,瞧着她的眼镜,她那柔滑的棕色头发,那顶怪里怪气的帽子,那毫无血色的指甲,那没有用口红的嘴唇,以及在苍白的双唇间缩进吐出的小小的舌

① 美国犹他州首府,靠近大盐湖。

尖。

“你大概不太了解海湾城吧，马洛先生。”

“嘿。”我说，“我所了解的海湾城无非是这样。我每去那儿一趟，就非得重新洗一下脑袋不可。你要不要我接着把你的故事讲完？”

“什——么？”她的眼睛睁得老大，从眼镜外面看进去，她的眼球就像是沉在深深的海鱼池里的那种玩意儿。

“他已经不住在那里了。”我说，“你不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。你害怕他正陪着一个身披貂皮长大衣、浑身洒发着诱人香水味儿的東西，躲在摄政塔顶上的一间小屋子里，过着罪恶的生活。”

“噢，我的天哪！”

“莫非我失礼了？”我问。

“对不起，马洛先生。”她半天没话，最后说道，“我想，奥林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如果奥林听到你这样说，他是不会饶过你的。他有时候脾气坏得要命。不过，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。他住的只不过是一家便宜的寄宿旅馆，那个经理我一点也不喜欢，讨厌透顶。他说，奥林两个星期以前就搬走了，但不知道搬哪儿去了。这跟他毫不相关，他想要的只是一瓶上好的杜松子酒。我真不明白，奥林怎么会住在那种地方。”

“你是说杜松子酒吗？”我问道。

她脸红了，“那是旅店经理说的。我只不过是转述罢了。”

“行。”我说，“继续说下去吧。”

“嗯。我给他工作的地方打了个电话，你知道，就是西加公司。他们说他们同其他好多人一样，被开革了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因此，我又到邮局去询问，奥林是否提交过更换地址的通

知。他们说不能向我透露任何情况，否则就会违反规定。于是，我把事情原委跟他们说了，那人就说，既然我是他妹妹，那他可以去看看。但他回来告诉我说，没有任何结果，奥林根本没有提出过更换地址的申请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有些慌了。没准儿他是出了个事故什么的。”

“你没有想到过叫警察来帮你吗？”

“我不敢叫警察。奥林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。他这个人，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最难惹的。我们这个家庭——”她犹豫了一下，眼眶里涌出了一样东西，她竭力不让它流出来。于是，她气喘吁吁地继续说，“我们家不是那种——”

“瞧你，”我不耐烦地说，“我又没说这家伙是在掏人家的腰包。我是说，他可能是被一辆车撞倒了，失去记忆了，或者伤势太重，不能说话了。”

她直勾勾地盯了我一眼，那副眼神可不太像是在称赞我。“如果是出了这一类事情，我们会知道的。”她说，“任何人口袋里都有表明身份的物什。”

“有时候，他们是除了衣袋什么也不剩下。”

“你想吓唬我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就算是，也不会马上见效的。你认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
她把纤细的食指放到嘴唇上，用舌尖非常谨慎地添了一下。“我想，我要是知道，就用不着找你来了。请你找到他要多少钱？”

我好大一会没有答腔，然后我说，“你的意思是要我单独做，不向任何人透露？”

“是的。我就是想请你单独行动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”

“嗯——哈。这得视情况而定。我已经告诉你我的收费标准了。”

她双手绞在一起，扣在写字台边上，使劲往下压。她的这套动作，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无聊乏味的了。

“我想，你作为侦探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他的。”她说，“我只付得起二十块钱，不能再多了。我要吃饭，要住旅馆，还要买回去的车票。你知道，这里的旅馆费用高得惊人，火车上的食物又——”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我——我觉得还是不要告诉你的好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是觉得不要告诉你的好。奥林的脾气真是令人生畏。还有，嗯，我可以随时给你打电话，对吗？”

“嗯——哼。奎斯特小姐，你说，除了奥林的脾气之外，还有什么是你害怕的？”我一直没有顾得上抽烟，火早就熄了。我划了一根火柴，让它凑近烟斗，一边点烟一边瞅着她。

“用烟斗抽烟会很脏吧？”她问道。

“可能吧。”我说，“但要我放下烟斗，二十块钱少了点。不要试图回避我的问题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”她大光其火，“用烟斗就是一个脏习惯，在家里，妈妈从来不许爸爸抽烟，甚至在他中风后一直到去世的最后两年，也是如此。他过去常常嘴里叼着空烟斗枯坐着，可就是这样，说真的，妈妈也不喜欢。我们还背了一身的债，妈妈说，她没有那么的钱给他花在抽烟这种无用之事上，教堂更需要钱。”

“我开始有些明白了。”我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像你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，注定是要完蛋的。”

她倏地站起身来，拽过那只急救箱就往肩上一挎。“我讨厌你。”她说，“我想我不能雇你了。如果你想含沙射影，羞辱奥林，说他干了什么坏事儿，那你就等着瞧吧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让我家丢脸的决不是奥林。”

我眼睛眨都没眨一下，根本不受惊扰。她一下子转过身，大步急速地朝门口走去，用力地把手放在门把手上。然后，又猛地转身，大步走了回来，突然哭了。我丝毫不为所动，就像一条填饱了肚子的鱼看见断线的鱼饵一样无动于衷。她掏出了小手绢，轻轻抹了抹眼角。

“现在，我猜你大概想叫警——警察了吧。”她说，声音因哽咽有些断续。“这样，曼哈顿的报——报纸就会对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，然后公开发表文章来糟——糟蹋我们。”

“你无须去揣测这类事情。不要再搅乱我的情绪了。把他的照片给我看一下。”

她急急忙忙地把手绢收好了，从包里翻出另外一样东西，将它隔着桌子递了过来。那是一个信封，薄薄的，里边极有可能装着的是两张照片。我没有看里面的东西。

“就你日常看到的样子，描述一下他的特征。”我说。

她变得聚精会神起来，这使她的眉毛终于派上了用场。“他去年三月份就二十八岁了。他的头发浅棕色，比我的还要淡。眼睛稍稍带点蓝色。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。他个儿很高，超过六英尺。但体重只有一百四十磅，算得上是骨瘦如柴。他以前总是留着一撇淡淡的小胡子，可是，妈妈逼着他剃掉了。妈妈说——”